

荠菜、小蒜和栝萎的春天

汉滨 陈静华



春天的到来首先在阳台上，家里养的那几盆常见的花草谈不上精致和秀美，不过那红的绿的颜色却能准确传达春天的信息。不经意间亲眼见到了一朵山茶花的凋落，怀着对未知的期待总觉得包含着某种启示，总想窥见些预知，最终还是常识提醒我这是春天的进程遗落的痕迹。几盆吊兰生长得有些繁乱，修剪下的枝条却舍不得扔掉，便找来了些瓶瓶罐罐插着，灌些水就能活。吊兰开出的花很普通，也没有香味，谈不上雅致美观，却总想着养着。这些吊兰的枝条好像让我悟出了些什么，我却又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最后归结为可能是一种习惯和对春天的态度，农民的基因让我觉得季节到了总要种点什么才是对生命的一种朴素的礼遇和尊重。

遇春而生

汉阴 程鹏

出生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农村是我认知的基础来源，朴素的感情也是真挚的。现在想起以前学习之余参与的农业生产劳动，汗流浹背的感受仍然清晰，体验过疲劳后的胃口好，抢抓农时吃饭只选从简单和顶饿这两个原则。尤其是五一劳动节连续劳动几天后就会厌恶，开始是埋怨父辈地种得太多，后来是埋怨生产方式的落后，再到后来就想着一定要逃离土地。当然这些话从来没有在劳动的时候说出来过，因为父辈侍弄土地的辛劳和丰收的喜悦总能让这些无心的埋怨淡化许多。

后来工作了，参加农业生产的频率减少了，不过春秋两季依旧雷打不动的要参与，毕竟父辈们都还依靠着土地。近两年似乎还有些盼望参与到播种和收获中去，有时甚至还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去参与。我始终希望能通过劳动实践来助推对孩子对生活的认知。当下我能做到的就是让孩子在劳动实践中明白粮食的来源，让他明白为什么不能浪费粮食，让他明白春日不只有和煦的风。也许他暂时不能明白全部关于春天的意义，那他也一定会记住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值班的时候我喜欢到单位后面的千亩荷塘里走走，我已经看了荷塘十年，所以并不是为了看风景，到荷塘里走走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感受，譬如夏天的荷塘是喧嚣热闹的，冬天是沉着冷峻的。

春天的荷塘确实是安静的，岸边的嫩芽自由舒展，荷叶和那顽皮的小龙虾还在泥里萌发苏醒，偶尔几只野鸭在水面弄出些褶子，也没有荡漾开新芽的倒影，温柔含蓄又和谐共生，美得静谧又单纯。

都说春风绿了大地，是春雷唤醒了万物，我更赞同是土地孕育了春天的欣欣向荣，人们在春天播下种子，秋天一镰镰地收割，我想这期间的付出和汗水，肯定糅合了一些无奈和不舍的复杂感情。

春天还是有些期盼的，父辈们盼望的是风调雨顺，我和他们一致，期盼凤凰山的春雪悄然消融，滋润月河汇入汉江，期盼花开花落岁月如歌，期盼一切的美好如期而至，遇春而生。



写下了这样的咏荠菜句：“荠菜芳甘妙绝伦，嚼来恍若在峨岷。莼羹下豉知难敌，牛乳拌酥亦未珍。”他还曾作长诗《食荠十韵》，七绝《食荠三首》专门来赞美荠菜。

那年春天，怀着女儿的我每天都会抽空去学校周围的田野散步，那些长满水芹菜和野蒜苗的地方最吸引我。我时常会费力地蹲下身子，在泥土新鲜的土坡上，田埂边拔出一棵棵小蒜来。那些指肚大，圆鼓鼓，白生生的小蒜头散发出一股略带辛辣的清香。新鲜的小蒜带回家，清洗干净后水灵灵的，更显茎白叶绿，惹人喜爱。抓上一把切成碎末，放进装有面粉的大碗里，加上水和盐搅成糊，倒入油锅里摊成薄饼；或是做一盘小蒜炒鸡蛋，出锅时那叫一个辛香浓郁、色泽诱人，吃上一口满嘴生津、回味无穷。

我的女儿就是在那种醉人的芬芳中出生的，她身上有着山野的质朴和清新。而今女儿已经奔赴她向往的大城市工作了，不知道这些关于野菜和乡村的记忆她留存了多少。视频电话里，看着女儿面前正吃着的一碗牛肉面，有着大块红褐色的牛肉块儿和翠绿的菜叶，看着女儿头上那一顶雪白的羊毛帽子，我的眼前浮现出那洁白美丽的栝萎花，于是嘴角便有了一抹微笑。

雨记

岚皋 谢雨轩

然我们崔支书的样式很像李有田，有着那种蛮气，但村民都很尊重他。下班后，我有几次骑车去晏家堡游玩，顺便看看陈友军家，改造进度很快，表面都已在粉刷了，这就是村民和村委同心协力的好处。我事后给他接连说了三次，不管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就行了，他还是微笑地点头答应说好的好的。

终于下雨了，我一个人骑车行驶在镇村来往的路上，雨滴顺风吹打在车棚上，七分钟的时间，两岸不一样的地貌景象，天空的雨滴，山中的桃花，在这七分钟之内，一幕幕在视线中后退。

下午散步，好久没有到山里去走走了，撑着伞，一路向上走去，离城镇越来越远时，这春雨混合着的刚出土香草的气味儿就迎面而入，这是去年干旱时没有的味道，只愿今年多下一点雨，让村庄多一些希望。走到山头，才发觉这场春雨贵如油，给了乱石沟的春茶一次洗礼，待到采茶节那天，那一叶叶还带着雨露的茶叶，便是春天里最清新浪漫的礼物吧。

三月初雨，在窗头沾着毛笔字，听外面雨声炫耳，真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三月末，初见了这滂沱大雨，这场雨终于在急躁的闷热天润入了这个小城，也润入了我心里。

山田，樱花，小河，绿里透白，白里带粉，层层叠叠，像毛笔来回擦染上了一次又一次的颜色，勤劳的农人把山间地头更是种上了不一样的色彩，在佐龙，在我们村上，和美庭院这项工作也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中，在这片大山深处有序地弹着春天的曲调。

佐龙村有个小岛一样的地方叫晏家堡，常年交通不便，一座吊桥勾连两岸。这段时间闷热，河水的水有些干枯了，那时候雨还未下，村委一行人骑车穿过了摇摇摆摆的吊桥，两旁油菜花阳光沐浴下长得比人都要高，我顺着蜿蜒的道路来到了这里，听支书说这次重点要打造的五星庭院户是陈友军家，陈友军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比我大几岁，但已经支撑了自己的家。而且感觉他也有和我一样的爱好，爱养花鸟虫鱼，去年他就自己一个人修了一方鱼池，还养着一只卷毛的看门狗。在农村里，一庭院一鱼池一狗，就是城里人羡慕的资本了。今年再去看他时，讲起和美庭院的改造，支书不管说什么，他总是微微点头就答应，真是那个淳朴的村民，虽

放学路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到街道拐角处，街边的一个小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大袋子水灵灵的荠菜翠绿翠绿，一小袋灰褐色的栝萎籽儿，一堆捆扎成小把儿的野蒜苗，细细的蒜叶绿得能润湿人的眼。

这个卖荠菜、野蒜和栝萎籽的小摊很不起眼，卖菜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姐，个头不高，皮肤黝黑，脸上有两块黄褐斑。

“这栝萎籽儿怎么卖的？”
“20块钱一斤。”
“有点贵哦，有少的吗？”
“不敢少了，早上我卖25块呢，这个瓜子难得收拾。”

我三姨以前在村里最爱煮栝萎籽，她煮的这个稀罕物儿也最受我们欢迎。她告诉我收拾这个栝萎籽儿特别费功夫，先要从山上的栝萎枝蔓里摘下果实，这些果子里面都是稀糊糊，有点像烂泥巴，种子很不好淘洗，需要反复用清水洗干净后再用盐水浸泡，然后用放了大料的调料水煮熟，晾干。

夏季到山间游玩时看到栝萎的花，惊异于这种其貌不扬的藤蔓上居然能开出如此洁白美丽的花朵，一朵朵白花像一个个挂着白飘带的小白帽，它们的花瓣边上是长长的花丝，开在山崖上的花瀑像是身着白色流苏纱裙的新娘，神秘而优雅。

收成集(组诗)

市直 方晓蕾

收成
春天
我在后山开垦了一片地
撒上了玉米种子
秋天
我背着筐去收获
捡了几个鸡蛋

动物之家
我家孩子在小时候
不管半岁，还是一岁
或者三岁五岁
即使他十岁
都是可爱的化身
简直就是个天使
现在——现在——
现在我家没孩子
除了我和我老伴
我家还有一头驴

发言
我爹说
你应该这样

我爹说
你应该那样
我说
老爹，你说得都对
但你没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背影
生活如同上山下山
没有人一生坦途
你向上看
你向下看
都是别人幸福的背影

我的爱
春天的时候，我的爱
长成嫩黄的芽
清明前的叫茶
清明后的也叫茶
春风过后，我的爱
绿满山野
山径上枝蔓斜出
我的爱最为出众

一壶清风醉焕古

郑长春

因水而兴，以茶闻名的紫阳城，不大的县城周边星罗棋布着珍宝般的名胜古迹和特色小镇，尤以向阳、洞河、毛坝、高桥、汉王、焕古为重。

早就听说，陕西好茶在紫阳，紫阳好茶在焕古。但我并不知道，盛产好茶的焕古镇是因官姑滩而得名的。今天，我就是冲着“官姑滩”三个字而来的。从古城西安出发，三个多小时的山路前行，到达山清水秀的紫阳城。再从紫阳港乘船逆江而上，悠悠然前行三四十里，于临江绝壁处，倏然冒出一排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阁楼来，同行的游客欢呼：“看，那就是焕古！”

阳光透过薄薄烟雾，依稀可见茂林修竹，菜园小疏，郁葱花木，飞流山泉，耳边还有鸟鸣无数，焕古小镇俨然“空中花园”！

同船的人开始沸腾起来，大睁着眼睛，一个接一个精神抖擞地跳下船，迫不及待地奔向那花园奔去。站在曲径通幽的石板路上，举目望去，汉江像一条迷人的丝带别致地缠绕在小镇的腰肢上。云遮雾绕的小镇，更像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给我们几许遐想和向往。焕古镇，究竟是一方怎样的境地？“官姑”一个多么引人入胜的字眼，小镇的脚下又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官姑滩，当地人为何不用“官姑”作镇名呢？“官姑”与“焕古”之间到底有着多少牵连与故事？我想，在这里仅仅通过“顾名思义”是难以解释清楚的，也许，一切答案和期许，就在那一花一木摇曳中，一砖一瓦堆砌里。

愈是充满神秘，愈是引人前往。大家都满怀好奇，争先恐后访古探幽。前面石径小巷，忽上忽下，似一座迷宫。走进去，才知道，这里不仅是陕南风味小吃集结地，小摊茶馆比比皆是，而且轻歌曼舞此起彼伏，令人如梦如幻，流连忘返。现存古街多是明清时期建筑，尤以“让出三尺地，多占一份天”的吊脚楼最为有特色。我们满怀憧憬，左顾右盼，走在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上，漫步于古色古香的小巷中，仿佛穿越了千年流芳的唐风华韵中，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古镇的腹地。正沉醉不知归路间，蓦然眼前一亮，一幅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的浮雕画《官姑斟茶图》立在面前一块偌大的石壁上，浮雕巧妙地引着壶中的泉水在地面流动，形成一道弯弯的渠流，连接着其他几个泉眼，缓缓地向着世人讲述着小镇的前世今生。

相传很久以前，有个官宦人家的女儿刘冬姐，其父亲被诬陷含冤而流离失所，后被救出，辗转至紫阳县葡萄渡，在东明庵研习佛法，偶然间将山野茶树移到庵内精心栽培，并专习制茶技术，所制之茶，具有提神醒脑之疗效。后将茶树栽植和制茶技艺传授乡邻，受到百姓的爱戴。乡邻也感激其赠茶技艺，便尊称为官姑，久而久之便有了“官姑滩”这一名字。后来，此茶传至京城，皇上用品用后，顿觉神清气爽，啧啧称赞，惊叹茶香超乎寻常。见其形似凤凰起舞，且形态曼妙，于是御封为“凤凰茶”，定为贡茶，广

为培植。听闻此女身世，且得知缘由后，次早朝朝那转送茶叶的朝臣降旨，召刘冬姐进宫封侯，并为其已被诛杀的父亲沉冤昭雪。刘冬姐进京后，羽化成仙。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她，把葡萄渡（乌渡渡）改称“官姑滩”。后来设镇，名为“焕古镇”。新中国成立后，又将“焕古镇”易名为“焕古镇”，寓含去旧迎新，勃勃向上之意，此名沿用至今。

至此我们才明白，原来躲在这青山绿水间的焕古小镇，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美，而且更有着意味深长的人文美。两种美妙地叠加在一起，构建出一个丰富的意境来。青砖外墙，朱漆门窗，雕花实木走廊，仿古木柱整齐地站立在古镇中央，“焕古茶”的黄色旗子在风中飘荡，向远方的客人招手。绕过街心的茶楼，拾级而上，一座饱经沧桑的土坯房拨开了新的面纱。土黄色的外墙在烈日的照耀下，散发出泥土的气息，露出的椽子上面挂着“焕古茶”的彩旗，青色的石板瓦诉说着房屋的历史。于熙熙人流中，找一街角小茶楼，要半壶清茶，坐在光阴的门楣细细品味，那花开的芬芳，草木的味道，都是人间芳菲色，轻轻一捻，便成歌，成诗，成画。

听镇上的老人说，旧时的官姑滩，由于靠近汉江，水运方便，商贸发达，紫阳茶因独特的生长环境而畅销全国。新中国成立前夕，写有“紫邑官镇”的焕古茶，也是通过码头、轮渡等流传于全国各地。随着水电站的建成，陆路交通的兴起，水路交通也逐渐衰微，古镇也是日渐衰微。

紫阳境内以山地为主，生态环境良好，形成了降雨充沛、气温适中、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条件，为茶树生长发育提供了天然的良好基础。自唐代开始归金州辖区，出产的“茶芽”作为贡品其时已饮誉朝野。《新唐书》载：“金州土贡：款茶、茶芽……”《华阳国志·巴志》上说：“金州（即今紫阳、安康一带）境内‘西城、安康二县山谷’所产‘香茗’等皆纳贡之，意为当时朝廷将茶叶列为金州（今安康）地区仅次于黄金的第二大贡品。1985年，陕西省考古队在汉江沿线进行野外考察时，于紫阳县焕古镇小腊子园遗址发掘出胡弦带板勾和波斯银币，现均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紫阳历史上曾与西域通商的有力佐证。

每一次踏访，都是一次心灵的置换；叩问历史，也是在聆听时光的回响。在焕古很多地方，大概我和很多慕名而来的匆匆过客一样，在这里不经意间看到一些历史遗迹，除了兴奋、敬仰，而且还有点淡淡的哀伤。

说不清为什么，在这初暖乍寒的季节，独坐小镇一隅，于静静茶楼间悠然品茗，心头竟忽然飘出宋七年冬月苏轼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来：“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好一个随美轮美奂、古色古香的焕古。



静思 宋静雯作